

第二十三冊

正直 謙謹

貞烈

清稗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正直類目錄

世祖斥正一真人符

顧亭林不夜飲

馬惟興不私撰祖父名

汪荅文不畏彊禦

鐵面學道

孫承恩不肯欺君賣弟

王伯勉不爲尙書譯字

聖祖禁章奏媚語

王文簡惡開捐

陳爾昌拒奔女

李森杖斃伶僧

姚端恪父子無私

陸清獻不以取諸民者壽巡撫

施世綸面折託和諾

阮應商駕馭猾吏

頁

高某抗議出婦女

藍理斬戈什哈

郭世隆毀淫祠

徐立齋整理旗務

費武襄斬番僧

何義門請削門生籍

某典史笞太監

甘莊恪看管侍衛

任葵尊叱縛千金旦

任葵尊鞭馬三爺

湯文正面折明珠家奴

拉卜敦忤明珠

項學仙請移賄充賑

康績斥允題

鄂文端拒見皇子

趙恭毅重懲徐采

趙恭毅不爲王屈法

顧琮剛亦不吐

孫詔成杖宮監

一五

陳昌齊答德壯果之言

二八

余甸爲直臣

一六

羅慎齋惡袁簡齋

二八

沈端恪侃侃持正議

一七

張亨甫責曾賓谷

二八

徐時伯抗李衛

一七

王文端不許其子應試

二九

方靈皋折王相

一八

錢梅谿阻畢秋帆壽和珅

二九

李紱崛強到底

一九

管韞山折和珅

三〇

魏定國抗將軍

二〇

武虛谷杖和珅差役

三一

高宗不喜朋黨

二一

謝香泉燒和珅車

三一

全謝山碎木主

二一

和孝固倫公主折豐紳殷泰

三二

魯亮儕保全中牟令

二二

李世傑卻福文襄檄

三二

劉文正主試持正

二四

嚴士鉉擒治總督廉從

三三

蔣因培面折巡漕御史

二四

學政以門聯示意

三三

熊會琮不懼長官

二四

洪亮吉斥董誥

三四

張若瀛杖太監

二五

黃秋平與孔府講禮

三五

某吏目杖太監

二六

主儕謁揭錢俊

三五

李漱芳捕藥大

二六

龔鑑杖僧

三五

衛哲詒直陳阿思哈

二七

馬伯樂繫總督家人

三六

修伊勤慎嚴待侍衛

二七

陸泌邇伺逆書

三六

桂芳賁某相

鄒曉屏爭銓選事

祁文恪駁報銷案

楊遇春家法嚴正

王東槐管王府車夫

高叟斥牛鑑

何允彪拒青衣麗姝

黃輔辰持正不阿

王茂蔭不阿肅順

王茂蔭折瑞常

石贊清之對英人

長姑論時局

胡文忠不庇族戚

劉章侯不阿官文

文祥阻金安清內用

袁州學官直言

沈文肅誅胥吏

沈文肅不私同鄉摯友

三七 李雨蒼毆曾文正子

三七 張兆棟折丁日昌

三八 閻文介杖某弁

三八 周漢有鐵老之稱

三八 孫衣言怒某令之詔

三九 光緒朝之清流黨

三九 彭剛直殺李文忠猶子

四〇 彭剛直斬管帶

四〇 彭剛直殺釐卡司事

四一 衛榮光懲旗丁

四一 袁忠節斥某總管

四二 易笏山停送乾脩

四三 劉仁折劉秉璋

四四 額勒精額正直自矢

四五 周應麟斥布政

四五 歐陽友仙以身殉道

四五 夏滌庵守正不阿

四六 李炳甫據理直言

清稗類鈔

正直類目錄

榮祿持正

六一

四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正直類

世祖斥正一真人符

江西巡撫李翔鳳。嘗於順治丁亥。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四十幅。得旨。爲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

顧亭林不夜飲

崑山顧林亭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甥徐乾學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

馬惟興不私撰祖父名

國初。孫可望將馬惟興既降。官福建總兵。及廷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不具摺。閩撫詢其故。愀然曰。惟興少爲寇擄。相從作賊。實不知祖若父爲何人也。若

私撰祖父姓名以上。不惟欺君。抑且誣及先人矣。

汪莒文不畏彊禦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中。由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爲兵馬司指揮。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汪舉手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又治奸民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凌脅人者。任滿且去。北城民炷香提酒。送者填溢巷衢。

鐵面學道

溧陽狄敬順。治甲午。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每臨所部。輒集諸生於學宮。講臥碑。不如式者。輒撻之。或訾其過嚴。狄曰。士習頹靡久矣。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上。

時服色初定。品官猶或沿明制也。

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

閱畢。卽發。一切竿牘不得行。而積弊以清。所獎拔士。皆窮巷老儒。足跡鮮入城市者。羣號爲鐵面學道。又嘗識熊文端於鄉舉時。後文端居金陵。狄已告歸。復相與講學談經。闡東林白鹿之緒。

孫承恩不肯欺君賣弟

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暘舉丁西北闈。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世祖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世祖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爲一甲第一。

王伯勉不爲尙書譯字

湯陰王東皋。名伯勉。官吏部郎。一日。世祖諭旨至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召東皋至。屬書之。辭曰。譯字非郎中職。出上意邪。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耶。腕雖斷。不敢書也。既改御史。巡城。豪強屏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考滿內用。臺長將以巡鹽兩淮薦。力辭不可。曰。內用之員。例不奉差。必以此事相付。則前此弊竇。吾不敢隱也。薦者懼而止。丁憂服除。遽卒。

聖祖禁章奏媚語

康熙時。廷臣章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語。聖祖曰。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邁且過哉。傳諭中外。自後不許如是。

王文簡惡開捐

康熙時。王文簡公士禎。官戶部時。秦中大饑。開納粟例。堂司多相緣爲奸利。文簡一無所豫。戒司官。凡捐納事。勿以一呈一稿至。

陳爾昌拒奔女

陳爾昌。名玉綸。鄞諸生。家貧。課徒自給。雍邱有世家侯氏者。延二師。爾昌其一也。侯氏庭設女樂。有女甚麗。命侑觴席上。極歡而罷。夜半。就枕。忽戶外剝啄聲。啓視。則女子也。峻拒。不納。明晨。主人入。拜曰。眞吾師也。昨同席者。已束裝行矣。

李森杖斃伶僧

掖縣李侍御森。巡按江南。誅鉏豪右。優人王紫稼。吳梅村之王郎曲。卽賦此事。及三遮和尚。淫奢無狀。皆杖斃之。及中纔被逮。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復原官。後又以吳言事謫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吳

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之掀髯大笑。

姚端恪父子無私

姚堂。端恪公文然子也。堂應會試。爲總裁王清所黜。清。端恪所舉士也。撤棘後。始知之。來謝過。端恪笑曰。此足明我兩人無私也。君報我厚矣。何謝爲。

陸清獻不以取諸民者壽巡撫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令嘉定時。值蘇撫慕天顏生辰。衆皆獻納珍物。惟恐不豐。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天顏笑卻之。卒以微罪劾罷其任。

施世綸面折託和諾

漕督施世綸有權術。尹京兆時。步軍統領託和諾行驕縱。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途。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託驚駭。下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

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汝也。欲劾之。託謝乃已。俗呼曰施青天。

阮應商駕馭猾吏

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康熙中。官戶部郎。善駕馭猾吏。羣爲之悚息。其蒞任第一日。卽以裘服逾制。撻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

高某抗議出婦女

蒙陽高某守信州。在康熙癸丑甲寅間。時吳三桂耿精忠爲逆。信州邇閩。信之婦女。多爲閩寇所掠。閩民之避亂山中者。其妻女亦多爲信營所獲。平閩之後。兩地居民覓妻尋母者。日以千百計。時軍令例不許贖。高使各具供狀。開列姓名籍貫。及其妻母形貌。被擄之地址。現在之旗份。不數日而滿三大櫃。持赴軍門。語將軍曰。此號泣而來者。皆不從賊之良民也。今其妻女咸在軍中。色且少者。堅不許贖。老且陋者。故勒高價。當死亡之餘。家業凌替。僅存一身耳。顧安所得金錢耶。令數千百失業之民。日夜環城而泣。勢必至相聚爲盜。將軍不速爲

之計。吾地方官也。法不敢隱。卽據此報親王矣。將軍揮手曰。止止。吾卽從汝。趣下令。軍中有留婦女一人者。立斬。一時歡聲震地。獲團聚者數千家。復移文閩鎮。諭以國法。而信民之婦女。得發回千餘人。時閩中好事有爲傳奇名三春夢者。備載其事。將軍名額楚。

藍理斬戈什哈

康熙癸亥初。鄭成功踞臺澎。數侵擾漳泉。爲邊患。議大興師。命靖海將軍施琅征之。施名將。雅知人。聞藍理忠勇。奏署右營遊擊。部議持之。特旨報可。使領前隊先鋒。自是遂在廈門練水師。一日有二卒出市薪蔬。遇將軍戈什哈觀劇。使酒擒而撻之。且痛詆及理。卒歸。愬理笑曰。鬪毆常事也。且問汝勝耶負耶。曰。受撻耳。理怒曰。汝不能勝二戈什哈。何能殺賊。命斬之。卒呼冤曰。某等以將軍故。讓之。請復與鬪。如不勝。願死。乃縱之再鬪。反命曰。大勝矣。大喜。命二卒臥板扉上。刺雞血淋之。昇以往。見將軍。請發戈什哈二人付治。琅不可。理固請曰。今用人之始。士卒不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戈什哈倚將軍勢。

無故撻士卒。且大言辱詈某。損先鋒威重。搖軍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治。恐軍中人人解體也。琅不得已付之。理回營。具牒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官啓行。卽詣海岸。縛戈什哈二人斬以祭江。轟巨礮。順風揚帆去。琅聞之不懌。旣而曰。虎將也。

郭世隆毀淫祠

康熙時。漢軍郭尙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於民。輒數十萬。檄州縣毀之。

徐立齋整理旗務

徐立齋相國少受知於世祖。卽以天下自任。聖祖尤委任之。兩總內臺。凡事涉八旗者。同僚多咋舌。徐持之甚力。時方重窩逃之律。將軍馬哈達請令奴亡者得自勾攝。勿關有司。立齋執不可。曰。是重擾民也。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立齋曰。如此。則仍將軍爲政。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上以立齋言爲是。京師奸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衆。立齋請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

爲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投水自經報部者。歲至千人。立齋請凡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予處分。從之。

費武襄斬番僧

費武襄公揚古。勲業甚隆。平噶爾丹功第一。其膽識亦正不可及。嘗從聖祖之番僧寺。番僧中號爲活佛者。見上傲睨。不爲禮。卽揮刃斬之。上尤其魯莽。徐奏曰。番僧雖貴。亦人臣也。豈可使無禮於君前。亂我國法。使有異術。臣抽刃時。應早令伽藍按捺。不延頸就戮矣。扈從者爭服其言。自此番僧見大皇帝。彌益恭順。

何義門請削門生籍

長洲何焯。字義門。康熙時拔貢。賜舉人。進士。侍皇八子讀。時尙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方號召海內新進。何亦及其門。會設太子講官。以湯斌尹泰鄂蔡舒淑黃與堅任之。湯薦候補道耿介。適朝廷下詔求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下九卿議。執政惶恐。與同列囚服待罪。湯宣言於殿廷曰。董言雖妄。無死罪。

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明珠入告。以湯當會議時。有慚對漢臣語。傳旨詰問。湯具疏引罪。耿亦以疾乞休。於是翁叔元受要人旨。與尹泰舒淑開音布并劾耿實無病。湯妄薦。舉朝多不平。何致書於翁。請削門生籍。士論快之。

某典史笞太監

聖祖南巡。鑾輅所經。督撫派員除道。左右爲夾道。聽官民往來。御道居中。禁人行走。某典史巡視某處。聖駕未臨。有太監戴孔雀翎。彪彪然直馳御道。典史阻之。太監叱曰。若何人斯。敢阻咱老子耶。典史命拽下馬。械至官棚。坐堂執法。舊例。刑太監。不襯下體衣。典史不知。直扯其袴。兩腿盡露。杖下噴血。監叩頭乞哀。乃罷。督撫聞而讓之。典史曰。天無二日。卑職典守御道。祇知有聖駕。不知所謂太監也。督撫詣行在具奏。自請處分。上問典史何在。奏曰。待罪宮門。上曰。其人有此膽量。不宜辱以典史。召見。甚寵異之。以四品官用。

甘莊恪看管侍衛

奉新甘莊恪公汝來爲涑水令。以其地多豪強。請於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皆

戢服畢里克者侍衛之練鷹者也。率拜唐阿及其家丁數十至涑。涑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爭愬之。甘畢等亦入縣堂責甘。甘大怒。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事聞。部議褫甘職。奪畢俸。特詔畢革職。復甘官。

任葵尊叱縛千金旦

任葵尊。名宏嘉。康熙中。官御史。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任偶出。有錦衣駿馬者。突其前。任呵叱之。從者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任大怒。身逐之。率隸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譟。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旦出。任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聖祖曰。彼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底優。虧吾法。王穀觥稽顙出。

任葵尊鞭馬三爺

馬三爺者。戚畹某之弟。登城私。任葵尊官御史。方巡城。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任廷發其姦。某矯辨。聖祖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任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

湯文正面折明珠家奴

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時。相國明珠有家奴。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多郊迎。恂恂執弟子禮。頗恭。過蘇。畏湯。不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湯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湯南面坐。乃跪而聽命。湯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慚阻。卽日去蘇。歸訴之明。謀致難於湯。而湯聲績甚著。上方向用。念在外無從得事端。會阿哥出閣讀書。乃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入京。明珠私人余國柱。卽以湯去蘇時。士民攀援者塞道。指爲市名。並羅織減賦事。爲歸過君上。俱入告。而湯不知也。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阿哥入侍。上令舉所肄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若海內統一。民散將安之。試詢之。湯具陳奏陳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上雖諒其忠。以有先入之言。眷遇非前日比矣。會議殺董漢臣。湯堅持不可。自